



揚子雲集

賦

甘泉賦

遂州鄭

樸編輯

惟漢十世將郊上玄定泰時擁神休尊明號同符
三皇錄功五帝卹胤錫羨拓迹開統於是迺命羣
僚歷吉日協靈辰星陳而天行 詔招搖與太陰
兮伏鉤陳使當兵屬堪輿以壁壘兮梢夔魑而扶
猶狂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鑠而軍裝蚩尤之倫

帶千將而秉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齊總總以
搏搏其相膠轄兮森駭雲迅奮以方攘駢羅列布
鱗以雜沓兮傑儼參差魚頡而鳥眈翕赫芻霍霧
集而蒙合兮半散照爛粲以成章於是乘輿迺登
夫鳳皇兮而翳華芝駟蒼螭兮六素虬螭略蕤綏
灘犀縶纒帥爾陰閉雲然陽開騰清霄而軼浮景
兮夫何旗旒郅偈之旖旎也流星旄以電燭兮咸
翠蓋而鸞旗屯萬騎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聲
駢隱以陸離兮輕先疾雷而馭遺風臨高衍之崕

嶮兮超紆譎之清澄登椽欒而徃天門兮馳閭闔
而入凌兢是時未臻夫甘泉也迺望通天之繹繹
下陰潛以慘慄兮上洪紛而相錯直嶢嶢以造天
兮厥高慶而不可乎彊度平原唐其壇漫兮列新
雉於林薄櫜并閭與芟藉兮紛被麗其亡鄂崇在
陵之駸駸兮深溝欽巖而爲谷逞逞離宮般以相
燭兮封巒石關迤靡乎延屬於是大厦雲譎波詭
摧隤而成觀仰矯首以高視兮目瞑眴而無覓正
瀏濫以弘愴兮指東西之漫漫徒徊徊以徨徨兮

魂魄眇眇而昏亂擄軫軒而周流兮忽塊坳而無
垠翠玉樹之青葱兮壁馬犀之璘璠金人仡仡其
承鍾虞兮嵌巖巖其龍鱗揚光曜之燎燭兮垂景
炎之炘炘配帝居之懸圃兮象秦壹之威神洪臺
崛其獨出兮檄北極之嶸嶸列宿廼施於上榮兮
日月纔經於枳振雷鬱律於巖窅兮電倏忽於牆藩
鬼魅不能自逮兮半長途而下顛歷倒景而絕飛
梁兮浮蠖蠖而撒天左欖槍而右玄冥兮前燦闕
而後應門蔭西海與幽都兮涌醴汨以生川蛟龍

連蜷於東厓兮白虎敦圉乎崑崙覽樛流於高光
兮溶方皇於西清前殿崔巍兮和氏玲瓏抗浮柱
之飛榱兮神莫莫而扶傾閭閭其寥廓兮似紫
宮之崢嶸駢交錯而曼衍兮崦嶰隗乎其相嬰乘
雲閣而上下兮紛蒙籠以混成曳紅采之流離兮
颺翠氣之宛延襲琤室與傾宮兮若登高眇遠亡
國肅乎臨淵迴恣肆其碣駭兮敝桂椒而鬱移楊
香芬芾以穹隆兮擊薄櫨而將榮薌咲脰以棍批
兮声駢隱而歷鍾排玉戶而颺金鋪兮發蘭蕙與

芎藭帷弼環其拂汨兮稍暗暗而靚深陰陽清濁
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般倕棄其剗斲兮王
繭投其鉤繩雖方征僑與偃佺兮猶彷彿其若夢
於是事變物化目駭耳回蓋天子穆然珍臺間館
璇題玉英螭蛸蠖濩之中惟夫所以澄心清魂儲精
垂恩感動天地逆釐二神者迺搜速索偶臯伊
之徒冠倫魁能函甘棠之惠挾東征之意相與
齊乎陽靈之宮靡薜荔而爲席兮折瓊枝以爲
芳翕清雲之流霞兮飲若木之露英集乎禮神

之囿登乎頌祇之堂建光耀之長旂兮昭華覆
之威威攀璇璣而下視兮行遊日乎三危陳衆
車於東沆兮肆玉軼而下馳漂龍淵而還九垓
兮窺地底而上迴風澁澁而扶轄兮鸞鳳紛其
銜蕤梁弱水之鼎滌兮躡不周之透迤想西王
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宓妃玉女亡所
眺其清矚兮宓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方攬道德
之精剛兮伴神明與之爲資於是欽柴宗祈燎
薰皇天臯搖泰壹舉洪頤樹靈旗樵蒸焜上配藜

四施東燭滄海西耀流沙北燠幽都南煬丹崖
玄璣觚膠拒鬯泔淡盼饗豐融懿懿芬芬炎感
黃龍兮燦訛碩麟選巫咸兮叫帝闔開天庭兮延
羣神儼暗藹兮降清壇瑞穰穰兮委如山於是
事畢功弘迴車而歸度三巒兮偈棠黎天閩決
兮地垠開八荒協兮萬國諧登長平兮雷鼓磔
天聲起兮勇士厲雲飛揚兮雨滂沛于脊德兮
麗萬世亂曰崇崇園丘隆隱天兮登降崩巍單
堦垣兮增宮參差駢嵯峨兮吟嶮嶙峋洞無厓
兮上天之緯杳旭卉兮聖皇穆穆信厥對兮狹
祗郊禋神所依兮徘徊招搖靈遲遲兮輝光眩
耀降厥福兮子子孫孫長無極兮

羽獵賦

并序

孝成帝時羽獵雄從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館
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
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
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
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皇巢其樹黃龍遊其

沼麒麟臻其囿神雀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
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
百里民以爲尚小齊宣土囿四十里民以爲泰
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安
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北繞
黃山濱渭而東周表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
營建章鳳闕神明馭娑漸臺太液象海水周流
方丈瀛洲蓬萊遊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
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侍

禁禦所營尙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
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脩前好不折中以泉臺
故聊因校獵賦以風之其辭曰

或稱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論者云否各亦
並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則泰山之封焉
得七十而有二儀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
爽遐邇五三孰知其是非遂作頌曰麗哉神聖
處於玄宮富旣與地乎侔訾貴正與天平比崇
齊桓曾不足使扶轂楚嚴未足以爲駮乘狹三

王之阨薜矯高舉而大興歷五帝之寥廓涉三
王之登閔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之爲朋於
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萬物權輿於內殂落於
外帝將惟田於靈之囿開北垠受不周之制以
終始顓頊玄冥之統乃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
西馳閶闔儲積共待戍卒夾道斬叢棘夷野草
禦自汧渭經營豐鎬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
地沓爾迺虎路三峻以爲司馬圍經百里而爲
殿門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鴻濛沆茫碣以

崇山營合圍會然後先置乎白楊之南昆明靈
沼之東賁育之倫蒙盾負羽杖鏑鋸而羅者以
萬計其餘荷垂天之畢張竟壅之杲靡日月之
朱竿曳篲星之飛旗青雲爲紛虹蜺爲縵屬乎
崑崙之墟渙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淫淫
與與前後要遮欃槍爲闔明月爲候熒惑司命
天狐發射鮮扁陸離駢行似路徽車輕武鴻綱
捷獵殷殷軫軫被陵緣坂窮復極遠者相與列
乎高原之上羽騎營營眎分殊事續紛往來輻

轡不絕若光若滅者布乎青林之下於是天子
乃以陽鼯始出乎玄宮撞鴻鐘建九旒六白虎
載靈輿蚩尤並轂蒙公先驅立歷天之旗曳捎
星之旃霹靂烈缺吐火施鞭萃從沉溶淋離廓
落戲八鎮而開關飛廉雲師吸噀瀟率鱗羅布
烈櫜以龍翰啾啾踰踰入西園切神光望平樂
徑竹林蹂蕙圃踐蘭唐舉烽烈火轡者施技方
馳千駟狡騎萬帥虓虎之陳從橫膠轕森拉雷
厲驥駢駘磕洶洶旭旭天動地吸羨漫半散蕭

條數千萬里外若夫壯土忼慨殊鄉別趣東西
南北騁嗜奔欲拖蒼豨跋犀犖蹶浮麋斲巨狴
搏玄猿騰空虛距連卷蹕天躋嬉澗門莫莫紛
紛山谷爲之風森林叢爲之生塵及至獲夷之
徒蹶松栢掌疾藜獵蒙籠輕飛屨般首帶脩
蛇鉤赤豹揜象犀蹕巖阬超唐陂車騎雲會登
降闔藹泰華爲旒熊耳爲綴木仆山還漫若天
外儲與乎大浦聊浪乎宇內於是天清日晏逢
蒙列昔羿氏控弦皇車幽輶光純天地望舒彌

轡翼乎徐至於上蘭移圍徒陣浸淫楚部曲隊
堅重各案行伍壁壘天旋神扶電擊逢之則碎
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野
掃地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蹈飛豹縮喙陽
追天寶出一方應駢聲擊流光野盡山窮囊括
其雌雄沉沉溶溶遙喙乎絃中三軍茫然窮冗
闕與亶觀夫剽禽之繼踰犀兕之抵觸熊羆之
挐攫虎豹之凌遽徒角槍題注蹙竦驚怖魂亡魄
魄失觸關關脰妄發期中進退屢獲創淫輪夷丘

累陵聚於是禽殫中衰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
臨珍池灌以岐梁溢以江河東瞰目盡西暢亡
涯隨珠和氏焯爍其波玉石瞽峯眩耀青熒漢
女水潛恠物暗冥不可殫形玄鸞孔雀翡翠垂
榮王睢關關鴻鴈嚶嚶羣嬉乎其中噍噍昆明
鳧鷺振鷺上下砰磕聲若雷霆乃使文身之伎
水格鱗蟲凌堅冰犯嚴淵探巖排碕薄索蛟螭
蹈獮獺據龜鼉祛靈螭入洞穴出蒼梧乘鉅鱗
騎京魚浮彭蠡目有虞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

揚子雲集 賦 九
月之胎珠鞭洛水之宓妃餽屈原與彭胥於茲
乎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脩唐典匡雅頌揖
讓於前昭光振耀蠻貊如神仁聲惠於北狄武
諛動於南鄰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珍來
享抗手稱臣前入圍口後陳廬山羣公常伯楊
朱墨翟之徒喟然並稱曰崇哉乎德雖有唐虞
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茲夫古之覲東嶽禪梁
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方
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發黃龍之穴

窺鳳皇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雲夢
侈孟諸非章華是靈臺罕徂離宮而輟觀遊土
事不飾木功不彫丞人乎農桑勸之以弗怠儕
男女使莫違恐貧窮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禁
苑散公儲創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馳弋乎神
明之囿覽觀乎羣臣之有亡放雉兔收且采麋
鹿芻蕘與百姓共之蓋所以臻茲也於是醇洪
望之德豐茂世之規加勞三皇勗勤五帝不亦
至乎乃祗莊雍穆之徒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

業未遑苑囿之麗遊獵之靡也因迴軫還衡背
阿房反未央

長楊賦 并序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
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岐漢中張羅
網且罟捕熊羆豪豬虎豹狢獾狐兔麋鹿載以
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網爲周陸縱禽獸其中
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
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

筆墨衍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
卿以諷其辭曰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
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爲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
扶風左太華而右褒斜椽截薛而爲弋紆南山
以爲且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蹕
陸錫戎獲胡搯熊羆拖豪豬木擁槍纍以爲儲
胥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於農人
三旬有餘其廛至矣而功不圖恐不識者外之

則以爲娛樂之遊內之則不以爲乾豆之事豈
爲民乎哉且人君以玄默爲神澹泊爲德今樂
遠出以露威靈數搖動以疲車甲本非人主之
急務蒙竊惑焉翰林主人曰吁客何謂茲邪若
客所謂知其一未覩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也
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請略舉其凡而客自
覽其切焉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彊秦封豕其
土竄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豪俊
糜沸雲擾羣黎爲之不康於是上帝眷顧高祖

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巨海漂崑崙提劔
而叱之所過麾城擗邑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
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饑不及餐鞮齧
生蟣蝨介冑被霑汗以爲萬姓請命乎皇天乃
展民之所屈振民之所乏規億載恢帝業七年
之間而天下密如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
意於至寧躬服節儉絺衣不弊革鞜不穿大厦
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賤瑇瑁而疏珠璣却
翡翠之飾除雕琢之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

而不御抑止絲竹宴衍之樂憎聞鄭衛幼眇之
聲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其後重鬻作虐東
夷橫叛羗戎睚眦閩越相亂遐氓爲之不安中
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乃命驃
衛汾沅沸渭雲合電發焱騰波流機駭蓬軼疾
如奔星擊如震霆砰輶輻破窮廬腦沙幕髓余
吾遂躡乎王庭驅橐駝燒燿蠡分勢單于磔裂
屬國夷阬谷拔鹵莽刊山石蹂屍輿廝係累老
弱吮鋌癡耆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皆稽顙樹
頷扶服蛾伏二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夫天兵
四臨幽都先加迴戈邪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
羗棘東馳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自上
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莫不躋足抗首請獻厥
珍使海內澹然永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今朝
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沈
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譚王
道者則樵夫笑之意者以爲事罔隆而不殺物
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乃時以有

年出兵整輿竦戎振師五柞習馬長楊簡力狡
獸校武票禽乃萃然登南山瞰烏弋西厭月蝟
東震日域又恐後代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爲
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夷而不禦也是以車
不安輒日未靡旃從者彷彿翫屬而還亦所以
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帝
之虞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莫
違出愷悌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見百年存孤
弱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樂鳴鞀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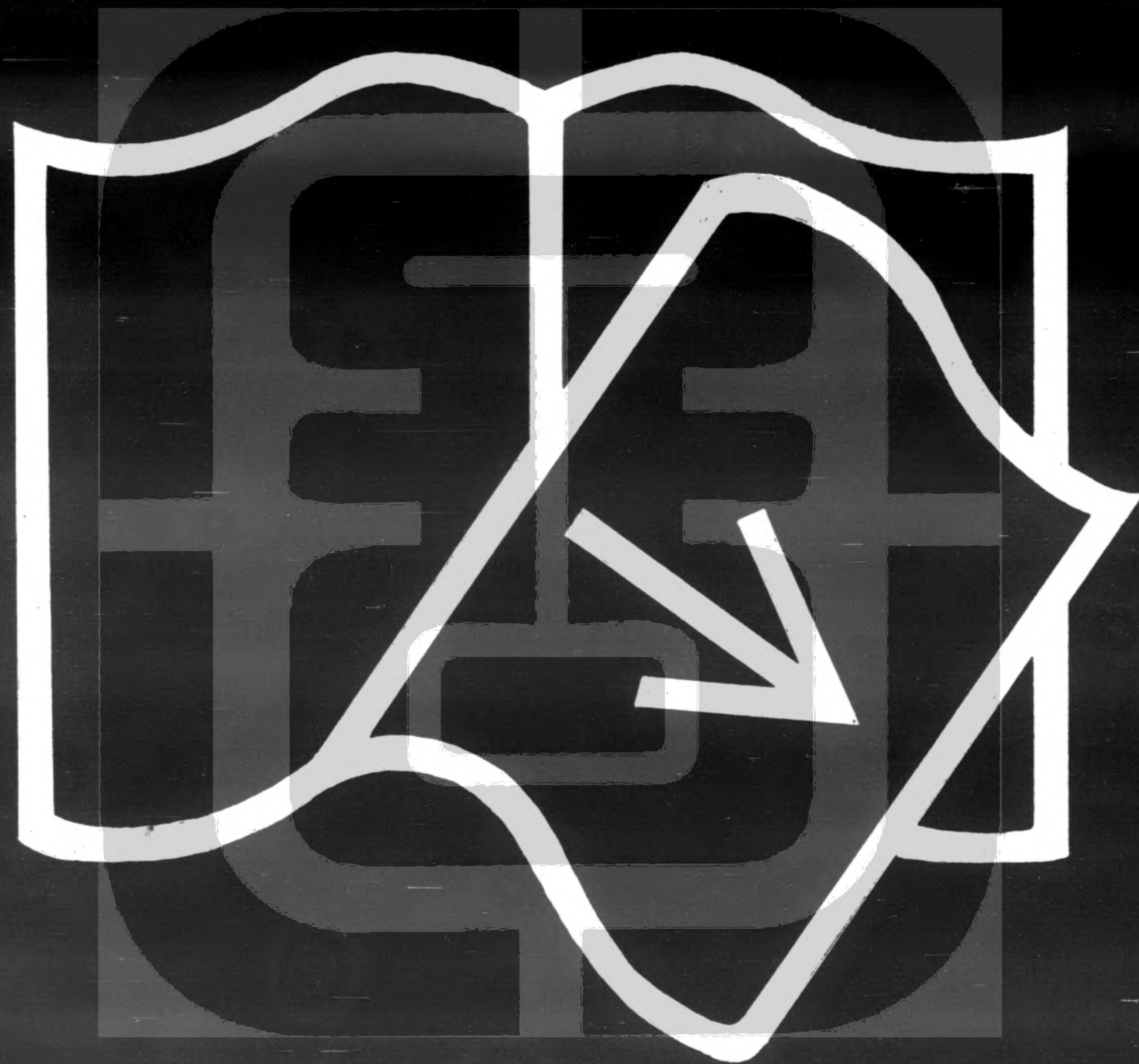
和建碣磻之虞曼擊鳴球掉八列之舞酌允鑠
肴樂胥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祐歌投頌
吹合雅其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勞也方將俟元
符以禪梁父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於將來比
榮乎往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杭稻之地周
流黎粟之林蹂踐芻蕘誇詡衆庶盛狄獲之收
多麋鹿之獲哉且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
里之隅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
已獲其王侯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

我體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乃今日發矇廓
然已昭矣

蜀都賦

蜀都之地古曰梁州禹治其江涇臯彌望鬱乎
青葱沃壑千里上稽乾度則井絡儲精下按地
紀則《宮奠位東有巴窰綿亘百濮銅梁金堂
火井龍湫其中則有玉石崧岑丹青玲瓏叩節
桃枝石鱗水螭南則有犍犍潛夷昆明峩眉絕
限岷嶂堪巖亶翔靈山揭其右離碓被其東於

近則有瑕英茵芝玉石江珠於遠則有銀鉛錫
碧馬犀象燹西有鹽泉鐵冶橘林銅陵邛連盧
池澹漫波淪其旁則有期牛兕旄金馬碧雞北
則有岷山外羗白馬獸則麋羊野麋罷犖獬豸
麋麋鹿麝戶豹能黃獬胡雖獲獲蠹獾獾猶藪
畢方爾乃蒼山隱天岌岌迴叢增漸重萃岄石
巖崖投巖岬岬霜雪終夏抑巖嶺嶺崇隆臨柴
諸徼岷岷五岷參差前山巖巖觀上岑崑龍陽
累峴灌梁交倚岬嶰嶰崎集嶮脇施形精出偈



原件短缺

甬中黃潤一端數金雕鏤鉅器百伎千工東西
鱗集南北並溱馳逐相逢周流往來方轅齊轂
隱軫幽輶埃穀塵拂萬端異類崇戎總濃般旋
闐齊啗楚而喉不感槩萬物更湊四時迭代彼
不折貨我罔之械財物饒贍蓄積備具若夫慈
孫孝子宗厥祖禰鬼神祭祀練時選日瀝豫齊
戒龍朋衣表玄穀儷吉日異清濁合踈明綏離
旅乃使有伊之徒調夫五味甘甜之和勺藥之
羹江東鮐鮑隴西牛羊糴米肥猪麇麇不行鴻

獾乳獨竹孤鶴炮鴉被紕之胎山麇膾腦水
遊之腹蜂豚應鴈被鵙晨鳧戮鷓初乳山鶴旣
交春羔秋鶩膾鮫龜肴杭田孺鷺形不及勞五
肉七菜朦狀腥臊可以練神養血腫者莫不畢
陳爾乃其俗迎春送臘百金之家千金之公乾
池泄澳觀魚於江若其吉日嘉會期於送春之
陰迎夏之陽侯羅司馬郭范鼯楊置酒乎榮川
之間宅設坐乎華都之高堂延帷揚幕接帳連
岡衆器雕琢藻刻將星朱綠之畫邠盼麗光龍

地蜜蜷錯其中禽獸奇偉髦山林昔天地降生
杜鄴密促之君則荆上亡尸之相厥女作歌是
以其聲呼吟靖領激叻喝啾戶音六成行夏低
徊胥徒入冥及廟嗜吟諸連單情舞曲轉節踟
馭應聲其佚則接芬錯芳檐枯織延躑淒秋發
陽春羅儒吟吳公連眺朱顏離絳脣眇眇之態
吡噉出焉若其遊怠魚戈郤公之徒相與如平
陽頽巨沼羅車百乘期會投宿觀者方隄行船
競逐偃行擻曳絺索恍惚羅且彌解漫漫沕沕
籠睢聊兮霖布列枚孤施兮織繁出驚雌落兮
高雄慶翔雖桂兮奔縈畢俎飛膾沈單然後別

河東賦

伊年暮春將瘞后土禮靈祇謁汾陰於東郊因
茲以勒崇垂鴻發祥隕祉欽若神明者盛哉鑠
乎越不可載已於是命羣臣齊法服整靈輿乃
撫翠鳳之駕六先景之乘掉犇星之流旃馭天
狼之威弧張耀日之玄旄揚左纛被雲梢奮電
鞭駢雷輜鳴洪鍾建五旗羲和司日顏倫奉輿

風發颺拂神騰鬼趨千乘霆亂萬騎屈橋嘻嘻
旭旭天地稠蔌簌丘跳巒涌涓躍涇秦神下龔
跖魂負沚河靈矍矍爪華蹈衰遂臻陰宮穆穆
肅肅蹲蹲如也靈祇既鄉五位時叙網緼玄黃
將紹厥後於是靈輿安步周流容與以覽虜介
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於龍門灑沈蒿於
豁瀆兮播九河於東瀕登六觀而遙望兮聊游
浮以經營樂往昔之遺風兮喜虞氏之所畊瞰
帝唐之嵩高兮眇隆周之大寧汨低回而不能

去兮行睨垓下與彭城滅南巢之坎壈兮易幽
岐之夷平乘翠龍而超河兮陟西岳之嶢嶠雲
霏霏而來迎兮澤滲瀉而下降鬱蕭條其幽藹
兮滄汎沛以豐隆叱風伯於南北兮呵雨師於
西東參天地而獨立兮廓盪盪其亡雙遵逝乎
歸來以函夏之大漢兮彼何足與比功建乾坤
之貞兆兮將悉總之以羣龍麗鉤芒與駿蓐收
兮服玄冥及祝融敦衆神使式道兮奮六經以
據頌除於穆之緝熙兮過清廟之雝雝軼五帝

之遐迹兮躡三皇之高蹤既發軔於平盈兮誰
謂路遠而不能從

逐貧賦

揚子遁世離俗獨處左隣崇山右接曠野鄰垣
乞兒終貧且窶禮薄義弊相與羣聚惆悵失志
呼貧與語汝在六極投棄荒遐好爲庸卒刑戮
是加匪惟幼稚嬉戲土砂居非近隣接屋連家
恩輕毛羽義薄輕羅進不由德退不受呵又爲
滯客其意謂何人皆文繡余褐不完人皆稻粱

我獨藜餐貧無寶玩何以接歡宗室之燕爲樂
不槃徒行負貨出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
或耘或耔露體霑肌朋友道絕進官凌遲厥咎
安在職汝之爲舍汝遠竄崐崙之顛爾復我隨
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巖穴隱藏爾復我隨陟彼
高岡舍爾入海汎彼栢舟爾復我隨載沉載浮
我行爾動我靜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
去矣勿復久留貧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嗤
心有所懷願得盡辭昔我乃祖宣其明德克佐

揚子雲集 賦 卷一
帝堯誓爲典則土階茅茨匪彫匪飾爰及世季
縱其昏惑饗饗之羣貪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
乃驕瑤臺瓊榭室屋崇高流酒爲池積肉爲崑
是用鵠逝不踐其朝三省吾身謂予無訾處君
之家福祿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暑
少而習焉寒暑不忒等壽神仙桀跖不顧貪類
不干人皆重蔽子獨露居人皆怵惕子獨無虞
言辭旣罄色厲日張攝齊而興降階下堂誓將
去汝適彼首陽孤竹二子與我連行余乃避席
辭謝不直請不貳過聞義則服長與汝居終無
厭極貧遂不去與我遊息

太玄賦

觀大易之損益兮覽老氏之倚伏省憂喜之共
門兮察吉凶之同域皦皦著乎日月兮何俗聖
之暗燭豈愒寵以冒災兮將噬臍之不及若飄
風不終朝兮驟雨不終日雷隆隆而輒息兮火
猶熾而速滅自夫物有盛衰兮况人事之所極
奚貪婪於富貴兮迄喪躬而危族豐盈禍所棲

今名譽怨所集薰以芳而致燒兮膏含肥而見
炳翠羽燬而殃身兮蚌含珠而擘裂聖作典以
濟時兮驅蒸民而入甲張仁義以爲綱兮懷忠
貞以矯俗指尊選以誘世兮疾身沒而名滅豈
若師由聃兮執玄靜於中谷納僞祿於江淮兮
揖松喬於華嶽升崑崙以散髮兮踞弱水以濯
足朝發軔於流沙兮夕翱翔乎碣石忽萬里而
一頓兮過列仙以託宿役青要與承戈兮舞馮
夷以作樂聽素女之清聲兮觀宓妃之妙曲茹
芝英以禦餓兮飲玉醴以解渴排閭闔以窺天
庭兮騎駢騄以踟躕載羨門與儷游兮求覽周
乎八極亂曰甘餌含毒難數嘗兮麟而可羈近
犬羊兮鸞鳳高翔戾青雲兮不掛網羅固足珍
兮斯錯位極離大戮兮屈子慕清葬魚腹兮伯
姬曜名焚厥身兮孤竹二子餓首山兮斷跡屬
婁何足稱兮辟斯數子智若淵兮我異於此執
太玄兮蕩然肆志不拘攣兮

檄靈賦

節文

自今推古至於元氣始化古不覽今名號迭毀
請以詩春秋言之

太易之始太初之先馮馮沉沉奮搏無端

騷

反騷

有周氏之蟬嫣兮或鼻祖於汾隅靈宗初謀伯
僑兮流於末之揚侯淑周楚之豐烈兮超既離
虜皇波因江潭而注記兮欽弔楚之湘纍惟天
軌之不辟兮何純潔而離紛紛纍以其渙忍兮

暗纍以其繽紛漢十世之陽朔兮招搖紀於周
正正皇天之清則兮度后土之方貞圖纍承彼
洪族兮又覽纍之昌辭帶鉤矩而佩衡兮履欂
槍以爲基纍初貯厥麗服兮何文肆而質難資
媿娃之珍髻兮驚九戎而索賴鳳皇翔於蓬階
兮豈駕鵝之能捷騁驂以曲躡兮驢騾連蹇
而齊足枳棘之榛榛兮蝮貌擬而不敢下靈修
旣信椒蘭之嗟佞兮吾纍忽焉而不早睹衿芟
茄之綠衣兮被夫容之朱裳芳酷烈而莫聞兮

不如褰而幽之離房閨中容競淖約兮相態以
麗佳知衆媻之嫉妬兮何必颺纍之娥眉懿神
龍之淵潛兮埃慶雲而將舉亡春風之被離兮
孰焉知龍之所處愍吾纍之衆芬兮颺燁燁之
芳苓遭季夏之凝霜兮慶天頽而喪榮橫江湘
以南注兮云走乎彼蒼吾馳江潭之汎溢兮將
折衷乎重華舒中情之煩或兮恐重華之不纍
與陵陽侯之素波兮豈吾纍之獨見許精瓊靡
與秋菊兮將以延夫天年臨汨羅而自隕兮恐

日薄於西山解扶桑之總轡兮縱令之遂奔馳
鸞皇騰而不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師卷薜芷與
若惠兮臨湘淵而投之棍申椒與菌桂兮赴江
湖而漚之費椒楸以要神兮又勤索彼瓊茅違
靈氛而不從兮反湛身於江臯纍旣攀夫傳說
兮奚不信而遂行徒恐鸚鵡之將鳴兮顧先百
草爲不芳初纍棄彼處妃兮更思瑤臺之逸女
杼雄鳩以作媒兮何百離而曾不壹耦乘雲霓
之旖旎兮望崑崙以穆流覽四荒而顧懷兮奚

必云女被高丘旣亡鸞車之幽藹兮焉駕八龍
之委蛇臨江瀕而掩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夫
聖哲之不遭兮固時命之所有雖增欵以於邑
兮吾恐靈修之不纍改昔仲尼之去魯兮斐斐
遲遲而周邁終回復於舊都兮何必湘淵與濤
瀨溷漁父之舖歎兮潔沐浴之振衣棄由聃之
所珍兮蹠彭咸之所遺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徇往侵漢西疆漢命
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旣臨其域
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于罕
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
料敵制勝威謀靡元遂克西戎還師于京鬼方
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
乃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栢栢亦紹
厥後

揚子雲集

揚子雲集

遂州鄭

樸編輯

騷

反騷

有周氏之蟬嫣兮或鼻祖於汾隅靈宗初謀伯
僑兮流於末之揚侯淑周楚之豐烈兮超既離
虜皇波因江潭而淮記兮欽弔楚之湘纍惟天
軌之不辟兮何純潔而離紛紛纍以其洪恣兮
暗纍以其繽紛漢十世之陽朔兮招搖紀於周



原件短缺

正正皇天之清則兮度后土之方貞圖纍承彼
洪族兮又覽纍之昌辭帶鉤矩而佩衡兮履櫬
槍以爲基纍初貯厥麗服兮何文肆而質靡資
媿娃之珍鬘兮鬻九戎而索賴鳳皇翔於蓬渚
兮豈駕鵝之能捷騁驂騶以曲躡兮驢騾連蹇
而齊足枳棘之榛榛兮蝮虺擬而不敢下靈修
旣信椒蘭之曖佞兮吾纍忽焉而不早睹衿芟
茹之綠衣兮被夫容之朱裳芳酷烈而莫聞兮
不如襍而幽之離房閨中容競淖約兮相態以
之委蛇臨江瀕而掩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夫
聖哲之不遭兮固時命之所有雖增欵以於邑
兮吾恐靈修之不纍改昔仲尼之去魯兮斐斐
遲遲而周邁終回復於舊都兮何必湘淵與濤
瀨溷漁父之舖歎兮絜沐浴之振衣棄由聘之
所珍兮蹠彭咸之所遺

揚子雲集

箴

百官箴

冀州牧箴

遂州鄭

樸編輯

洋洋冀州鴻原大陸岳陽是都島夷皮服潺湲
河流夾以碣石三后攸降列爲侯伯降周之末
趙魏是宅冀土糜沸炫沍如湯更盛更衰載從
載橫陪臣擅命天王是替趙魏相反秦拾其弊

北築長城恢夏之場漢興定制改封藩王仰覽
前世厥力孔多初安如山後崩如崖故治不忘
亂安不遺危周宗自怙云焉有予隳六國奮矯
果絕其維牧臣司冀敢告在階

兗州牧箴

悠悠濟河兗州之寓九河既導雷夏攸處草繇
木條漆絲絺紵濟漯既通降丘宅土成湯五徙
卒都于亳盤庚北渡牧野是宅丁感雉雉祖已
伊忠爰正厥事遂緒高宗厥後陵遲顛覆湯緒

西伯戡黎祖伊奔走致天威命不恐不震婦言
是用牝雞是晨三仁旣知武果戎殷牧野之禽
豈復能耽甲子之朝豈能復笑有國雖久必畏
天咎有民雖長必懼人殃箕子歔歔厥居爲墟
牧臣司兗敢告執書

青州牧箴

茫茫青州海岱是極鹽鐵之地鉛松惟石羣水
攸歸萊夷作牧貢篚以時莫怠莫違昔在文武
封呂於齊厥土塗泥在丘之營五侯九伯是討

是征馬殆其銜御失其度周室荒亂小白以霸
諸侯僉服復尊京師小白既沒周卒陵遲嗟茲
天王附命下土失其法度喪其文武牧臣司青
敢告執矩

徐州牧箴

海岱伊淮東海是渚徐州之土邑于蕃宇大野
既瀦有羽有蒙孤桐蠙珠泗沂攸同實列蕃蔽
侯衛東方民好農蠶大野以康帝癸及辛不祇
不格沈湎于酒而忘其東作天命湯武勦絕其
緒祚降周任姜鎮于瑯琊姜姓絕苗田氏攸都
事由細微不慮不圖禍如丘山本在萌芽牧臣
司徐敢告僕夫

揚州牧箴

矯矯揚州江漢之滸彭蠡既瀦陽烏攸處橘柚
羽貝瑤琨篠蕩閩越北垠沅湘攸往曠矣淮夷
蠢蠢荆蠻翩彼昭王南征不旋人咸躓於垤莫
躓於山咸跌於汚莫跌於川明哲不云我昭童
蒙不云我昏湯武聖而師伊呂桀紂悖而誅逢

干蓋邇不可不察遠不可不親靡有孝而逆父
罔有義而忘君大伯遜位基吳紹類夫差一誤
大伯無祚周室不匡勾踐入霸當周之隆越裳
重譯春秋之末侯甸叛逆元首不可不思股肱
不可不孳堯崇屢省舜盛欽謀牧臣司揚敢告
執籌

荊州牧箴

杳杳巫山在荆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夏君
遭鴻荆衡是調雲夢塗泥包匭菁茅金玉砥礪
象齒元龜貢篚百物世世以饒戰戰慄慄至桀
荒溢日我在帝位若天有日不順庶國孰敢余
奪亦有成湯果秉其鉞放之南巢號之以桀南
巢茫茫包楚與荆風慄以悍氣銳以剛有道後
服無道先強世雖安平無敢逸豫牧臣司荆敢
告執御

豫州牧箴

郁郁荆河伊雒是經榮播臬漆惟用攸成田田
相拏廬廬相距夏殷不都成周攸處豫野所居

爰在鶉墟四隩咸宅寓內莫如陪臣執命不慮
不圖王室陵遲喪其爪牙靡哲靡聖捐失其正
方伯不維韓卒擅命文武孔純至厲作昏成康
孔寧至幽作傾故有天下者母曰我大莫或余
敗母曰我強靡克余亡夏宅九州至於季世放
于南巢成康太平降及周微帶蔽屏營屏營不
起施于孫子王赧爲極實絕周祀牧臣司豫敢
告柱史

益州牧箴

巖巖崑山古曰梁州華陽西極黑水南流茫茫
洪波鮌埋降陸于時八都厥民不隩禹道江沱
岷嶓啓乾遠近底貢磬錯罍卍絲麻條暢有粳
有稻自京徂畛民攸溫飽帝有桀紂涵沈頗僻
遏絕苗民滅夏殷績爰周受命復古之常幽厲
夷業破絕爲荒秦作無道三方潰叛義兵征暴
遂國于漢拓開疆宇恢梁之野列爲十二光羨
虞夏牧臣司梁是職是圖經營盛衰敢告士夫

雍州牧箴

黑水西河橫截崑崙邪指閭闔畫爲雍垠上侵
積石下礙龍門自彼氏羗莫敢不來庭莫敢不
來匡每在季主常失厥緒侯紀不貢荒侵其寓
陵遲衰微秦據以戾興兵山東六國顛沛上帝
不寧命漢作京隴山以徂列爲西荒南排勁越
北起疆胡并連屬國一護攸都蓋安不忘危盛
不諱衰牧臣司雍敢告贅衣

幽州牧箴

蕩蕩平川惟冀之別北阨幽都戎夏交徧伊昔
唐虞實爲平陸周末荐臻追于獯鬻晉溺其陪
周使不阻六國擅權燕趙本都東限穢貊羨及
東胡疆秦北排蒙公城堙大漢初定介狄之荒
元戎屢征如風之騰義兵涉漠偃我邊萌旣定
且康復古虞唐盛不可不圖衰不可或忘隄潰
蟻穴器漏箴芒牧臣司幽敢告侍傍

并州牧箴

雍別朔方河水悠悠北辟獯鬻南界涇流畫茲
朔土正直幽方自昔何爲莫敢不來貢莫敢不

來王周穆遐征犬戎不享爰貊伊德侵玩上國
宣王命將攘之涇北宗周罔職日用爽蹉旣不
俎豆又不干戈犬戎作亂斃于驪阿太上曜德
其次曜兵德兵俱顛靡不悴荒牧臣司并敢告
執綱

交州牧箴

交州荒裔水與天際越裳是南荒國之外爰自
開闢不羈不絆周公攝祚白雉是獻昭王陵遲
周室是亂越裳絕貢荆楚逆叛四國內侵蠶食

周宗臻于季赧遂以滅亡大漢受命中國兼該
南海之宇聖武是恢稍稍受羈遂臻黃支杭海
三萬來牽其犀盛不可不憂隆不可不懼顧瞻
陵遲而忘其規摹亡國多逸豫而存國多難泉
竭中虛池竭瀕乾牧臣司交敢告執憲

光祿勳箴

經兆宮室畫爲中外廊殿門闥限以禁界國有
周衛民有藩籬各有攸保守以不岐昔在夏殷
桀紂淫酒特牛之飲門戶荒亂郎雖執戟謁者

參差殿中成市或鼓或鞞忘其廊廟而聚夫連
逃四方多罪載號載呶內不可不省外不可不
清德人立朝議士充庭祿臣司光敢告執經

衛尉箴

茫茫上天崇高其居設置山險畫爲防禦重垠
累垓以難不律闕爲城衛以待暴卒國有以固
民有以內各保其守未脩不敗維昔庶僚官得
其人荷戈而歌中外以堅齊桓怵惕宿衛不飭
門非其人戶廢其職曹子標劍遂成其詐軻狹
七首而衛人不寤二世妄宿敗於望夷閭樂矯
搜戟者不誰尉臣司衛敢告執維

太僕箴

肅肅太僕車馬是供鏘鏘和鸞駕彼時龍昔在
上帝巡狩四宅王用三驅前禽是失紂作不令
武王征殷檀車孔夏四駟孔昕僕夫執儻載駢
載駟我輿云安我馬惟閑雖馳雖驅匪逸匪愆
昔有淫羿馳騁忘歸景公千駟而淫於齊詩好
牡馬牧於駟野輦車就牧而詩人興魯廐焚問

人仲尼厚醜孟子蓋惡夫廐多肥馬而野有餓
殍僕臣司駕敢告執阜

廷尉箴

天降五刑惟夏之績亂茲平民不回不辟昔在
蚩尤爰作淫刑延于苗民夏氏不寧穆王耄荒
甫侯伊謀五刑訓天周以阜基厥後凌遲上帝
不觚周輕其制秦繁其辜五刑紛紛靡遏靡止
寇賊滿山刑者半道昔唐虞象刑天民是全紂
作炮烙墜民于淵故有國者無云何謂是刑是
劓無云何害是劓是剖惟虐惟殺人莫予奈殷
以刑顛秦以酷敗獄臣司理敢告執謁

大鴻臚箴

蕩蕩唐虞經通垓極陶陶百王天工人力畫爲
上下羅條百職人有材能察有級差遷能授官
各有攸宜主以不廢官以不墮昔在三代二季
不蠲穢德慢道署非其人人失其材職反其官
案察荒耄國政如漫文不可武武不可文大小
上下不可奪倫鴻臣司爵敢告在隣

宗正箴

巍巍帝堯欽親九族經哲宗伯禮有攸訓屬有攸籍各有育子世以不錯昔在夏時太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家降晉獻悖統宋宣亂序齊桓不胤而忘其宗緒周譏戎女魯喜子同高作秦崇而扶蘇被凶宗廟荒墟魂靈靡附伯臣司宗敢告執主

大司農箴

時惟大農爰司金穀自京徂荒粒民是斛肇自厥初實施厥食厥僚后稷有無遷易實均實贏惟都作程勞求衣食厥民攸生上稽二帝下閱三王什一而征爲民作常遠近貢篚百姓不忘帝王之盛咸在農殖季周爛漫而東作不救膏腴不獲庶物並荒府藏單虛靡積靡倉陵遲衰微姬卒以痒秦收太半二世不瘳泣血之有海內無聊農臣司均敢告執絲

少府箴

實實少府奉養是供紀經九品臣子攸同海內

幣帑祁祁如雲家有孝子官有忠臣其僚率舊
聖則越遵民以不擾國以不煩昔在帝季癸辛
之世酒池糟隄而象箸以噬至於耽樂流湏而
姁妹作崇其寮不御不恢夏殷喪其國康而卒
以陵遲嗜不可不察欲不可不圖未嘗失之於
約常失於奢府君司共敢告執觚

執金吾箴

溫溫唐虞重襲純執經表九德張設武官以御
竅賊如虎有牙如鷹有爪國以自固獸以自保

牙爪蔥蔥動作宜時用之不理實反生災秦政
暴戾播其威虐亡其仁義而思其殘酷猛不可
重任威不可獨行堯咨虞舜惟思是尚吾臣司
金敢告執璜

將作大匠箴

侃侃將作經構宮室墻以禦風宇以蔽日寒暑
攸除鳥鼠攸去王有宮殿民有宅居昔在帝世
茅茨土階夏卑宮觀在彼溝洫桀作瑤臺紂爲
璇室人力不堪而帝業不卒詩詠宣王由儉改

奢觀豐上六大屋小家春秋譏刺書彼泉臺兩
觀雉門而魯以不恢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秦
築驪河嬴姓以顛故人君無云我貴稷題是遂
母云我富淫作極遊在彼墻屋而忘其國戮作
臣司匠敢告執猷

城門校尉箴

幽幽山川徑塞九路盤石唐芒襲險重固國有
城溝家有析柅各有攸堅民以不虞德懷其內
險難其外王公設險而承以盤蓋昔在上世有
殷有夏癸辛不德而設夫險阻湯武爰征而莫
遏莫禦作君之危不可德少而城溝伊保不可
德希而城溝是依唐虞長德而四海永懷秦恢
長城而天下畔乖尉臣司城敢告侍階

上林苑令箴

芒芒大田芄芄作穀山有征陸野有林麓夷原
污藪禽獸攸伏魚鱉以時芻蕘咸殖國以殷富
民以家給昔在帝羿共田徑游弧矢是尚而射
夫封豬不顧於愆卒遇後憂是以田獲三驅不

可過差鹿鹿攸伏不如德至衡臣司虞敢告執
指

司空箴

昔彼坤靈倂天作則分制五服劃爲萬國乃立
地官空惟是職茫茫九州都鄙盈區綱以羣牧
綴以方侯烈烈雋又翼翼王臣臣當其官官宜
其人九一之政七賦以均昔在季葉班祿遺賢
培克充朝而象恭洎天匪人斯力匪政斯敕流
貨市寵而苞苴是鬻王路斯浮孰不傾覆空臣

司土敢告在側

太常箴

翼翼太常寔爲宗伯穆穆靈祇寢廟奕奕稱秩
元祀班于羣神我祀旣祇我染孔蠲匪愆匪忒
公尸攸宜弗祈弗求惟德之報不矯不誣庶無
罪悔昔在成湯葛爲不弔棄禮慢祖夔子不祀
楚師是虜魯人躋僖臧文不寤文隳太室桓納
郟賂災降二宮用誥不祧故聖人在位無日我
貴慢行繁祭無日我材輕身恃巫東隣之犧牛

不如西隣麥魚秦殞望夷隱斃鍾巫常臣司宗
敢告執書

尚書箴

皇皇聖哲允敕百工命作齋慄龍爲納言是機
是密出入朕命王之喉舌獻善宣美而讒說是
折我視云明我聽云聰載夙載夜惟允惟恭故
君子在室出言如風動于民人渙其大號而萬
國平信春秋譏漏言易稱不密則失臣兌吉其
和巽吝其頻書稱其明申申厥鄰昔秦尚權詐

官非其人符璽竊發而扶蘇殞身一姦愆命七
廟爲墟威福同門牀上維辜書臣司命敢告侍
隅

博士箴

洋洋三代典禮是脩畫爲辟雍國有學校侯有
泮宮各有攸教德用不陵昔在文王經啓其軌
勗于德音而思皇多士多士作楨惟周以寧國
人與讓虞尚質成公劉挹行潦而濁亂斯清官
操其業士執其經昔聖人之綏俗莫美于施化

故孔子觀夫大學而知爲王之易易大舜南面
無爲而衽席平還師階級之間三苗以懷秦作
無道斬决天紀漫彼王迹而坑夫術士詩書是
泯家言是守俎豆不陳而顛其社稷故仲尼不
對問陳而瑚簋是遵原伯非學而閔子知周之
不振儒臣司典敢告在賓

太官令箴

節文

時惟膳夫實司王饗祁庶羞口實是供羣物百
品八珍清觸以御賓客以膳于王

太史令箴

昔在太古爰初肇記天地之紀重黎是司降及
唐虞乃命羲和欽若昊天百政攸宜夏帝不慎
羲和不令酒時亂日帝旅爰征庶寮至殷唯天
爲難夏氏黷德光明神不蠲

酒箴

子猶斲矣觀斲之居居井之睂處高臨深動常
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
徽一旦更礙爲寔所軻身提黃泉骨肉爲泥自

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晝日盛
酒人復借酤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
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

誄

元后誄

新室文母太后崩天下哀痛號哭涕泗思慕功
德咸上柩誄之銘曰惟我有新室文母聖明皇
太后姓出黃帝西陵昌意實生高陽純德虞帝
孝聞四方登陟帝位禪受伊唐爰初胙土陳田

至王營相厥宇度河濟旁沙麓之靈太陰之精
天生聖姿豫有祥禎作合於漢配元生成孝順
皇姑承家尚莊內則純被後烈丕光肇初配先
天命是將兆徵顯見新都黃龍漢成旣終胤嗣
匪生哀帝承祚惟離典經尚是言異大命俄顛
厥年天隕大終不盈文母覽之千載不傾博選
大智新都宰衡明聖作佐與圖國艱以度厄運
徵立中山庶其可濟博采淑女備其姪娣覲禮
高禱祈廟嗣繼靡格匪天靡動匪地穆穆明明

昭事上帝弘漢祖考夙夜匪懈興滅繼絕博立
侯王親睦庶族昭穆序明帝致友屬靡有遺荒
咸被祚慶冀以金火赤仍有央勉進大聖上下
兼該羣祥衆瑞正我黃來火德將滅惟后于斯
天之所壞人不敢支哀平天折百姓分離祖宗
之愆終其不全天命有托謫在于前屬遭不造
榮極而遷皇天眷命黃虞之孫歷世運移屬在
聖新代于漢劉受祚于天漢祖承命赤傳于黃
攝帝受禪立爲真皇允受厥中以安黎衆漢廟

黜廢移定安公皇皇靈祖惟若孔臧降茲珪璧
命服有常爲新帝母鴻德不忘欽德伊何奉命
是行菲薄服食神祇是崇尊不虛統惟祇惟庸
隆循人敬先民是從承天祇家允恭虔恪豐阜
庶卉旅力不射恤民于留不皇詭作別計十邑
國之是度還奉于此以處貧薄罷苑置縣築里
作宅以處貧窮哀此嫠獨起常盈倉五十萬斛
爲諸生儲以勸好學志在黎元是勞是勤春巡
灞澹秋臻黃山夏撫鄠杜冬卹涇樊大射饗飲

揚子雲集 卷一
飛羽之門綏宥耆幼不拘婦人刑女歸家以育
貞信玄冥季冬搜狩上蘭寅賓出日東秩暘谷
鳴鳩拂羽戴勝降桑蠶于繭館躬筐執曲帥導
羣妾咸循蠶族分繭理絲女工是敕遐邇蒙祉
中外禔福自京逮海靡不仰德成類存生秉天
地經無物不理無人不寧尊號文母與新有成
世奉長壽靡墮有傾著德太常注諸旒旌嗚呼
哀哉以昭鴻名享國六十殂落而崩四海傷懷
擗踊拊心若喪考妣遏密八音嗚呼哀哉萬方
不勝德被海表彌流魂精去此昭昭就彼冥冥
忽兮不見超兮西征既作下宮不復故庭爰緘
伊銘嗚呼哀哉

連珠

一

臣聞天下有三樂有三憂焉陰陽和調四時不
忒年穀豐遂無有夭折災害不生兵戎不作天
下之樂也聖明在上祿不遺賢罰不偏罪君子
小人各處其位衆臣之樂也吏不苟暴役賦不

重財力不傷安土樂業民之樂也亂則反焉故有三憂

紀記 琴清英 凡節文

頌

蜀王本紀

蜀之先稱王者有蠶叢折灌魚易俾明是時權髻左衽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從開明已上至蠶叢凡四千歲次日伯雍又次日魚尾尾田於前山得仙後有王曰杜宇出天墮山又有朱提氏女名曰利自江源而出爲宇妻乃自立爲蜀王

號曰望帝移居郫邑

禹本沒山廣柔縣人生於石紐其地名麻兒畔禹母吞珠孕禹圻塌而生於縣塗山娶妻生子啓紀年曰禹立四十五年

蜀王記

秦王石牛置金於後蜀人以為牛便金蜀王發卒開道合五丁拖牛置成成都蜀道乃通

琴清英 凡四

昔者神農造琴以定神齊媯嬖去邪欲反其天

真者也舜彈五絃之琴而天下治堯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也

晉王謂孫息曰子鼓琴能令寡人悲乎息曰今處高臺邃宇連屋重戶膏肉漿酒倡樂在前難可使悲者乃謂少失父母長無兄嫂當道獨坐暮無所止於此者乃可悲耳乃援琴而鼓之晉王酸心哀涕曰何子來遲也

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投江中衣笞帶藻忽夢見水仙賜其美藥唯念養親揚聲悲歌舡人聞而學之吉甫聞舡人之聲疑似伯奇援琴作子安之操

雉朝飛操者衛女之所作也衛侯女嫁於齊太子曰中道聞太子死問傳母何如傳母曰旦往當喪畢不肯歸終之以死焉傳母好琴取女自操琴於冢上鼓之忽二雉俱出墓中傳母撫雌雉曰女果爲雉耶言未卒俱飛而起忽有不見傳母悲痛援琴作操故曰雉朝飛

闕

訓纂 家謀 繡補靈節龍骨銘詩三章
綿竹頌 廣騷 畔牢愁

揚子雲集

揚子始末辯

載焦氏筆乘

子雲古以比孟荀自宋人始訾議之介甫子固皆有辯然其劇秦美新之作未有以解也近泰和胡正甫辯證甚悉吠聲者當無所置喙矣正甫之言曰往予閱揚雄仕莽投閣劇秦美新而綱目書莽大夫恠雄以彼其才而媚莽心竊鄙之後見程叔子取其美厥靈根之語愕曰雄乃有是語乎又韓退之邵堯夫司馬君實諸君子咸稱引其說往往怵予心已乃取法言讀之其

紬六經翊孔顏義甚深又嘗高餓顯下祿隱雖
不避屈原而屢斥公孫弘之容且曰如誦道信
身雖天下不可爲也予則嘆曰世之論雄其然
豈其然乎終無以決於心最後讀雄傳稱雄有
大度自守泊如仕成帝哀平間未言仕莽獨其
贊謂雄仕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
卒予考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
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
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又

相牴牾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
音薨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
則謂雄爲延於莽年者妄也其云媚莽妄可知
矣蓋予懷此久矣今年春按部郫縣而雄郫人
也讀其邑志得於鄉人簡公紹芳辯證尤悉簡
引桓譚新語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腸出收而
內之明日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
始四年去莽篡尚遠而劇秦美新或出於谷子
雲以予校之莽自平帝元始間始號安漢公今

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帝
至平帝末蓋其數矣而謂雄卒永始亦未必然
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
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復仕莽詎止
三世哉繇是知雄決無仕莽投閣美新之事而
簡公謂班孟堅早世曹大家輩傳失其實豈不
然哉當平帝末莽已有都四海代漢室之形矣
而雄猶稱漢道如日中天力不能回莽而假法
言以諷切之雄之意至矣雄其媚莽者乎諒乎

叔子之言曰閣百尺未必能投曰然則史不足
信乎曰太史公記子貢宰我一以爲游說一以
爲叛亂是亦足信乎而孔子主癰疽百里奚自
鬻身在當時之言比比也何獨雄哉予悲守道
君子蒙誣逮千載故因簡公之言而畢其說

揚子雲集

揚子雲集

揚子雲集

揚雄傳

漢蘭臺令史班固撰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揚因氏焉不知伯僑周何別也揚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揚氏或稱侯號曰揚侯會晉六卿爭權韓魏趙興而范中行知伯弊當是時偪揚侯揚侯逃於楚巫山因家焉楚漢之興也揚氏遡江上處巴江州而揚季官至廬江太守漢元鼎間避讎復遡江上處嶧

山之陽曰郢有田一壥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
爲業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雄亡他揚於
蜀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
所不見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譚默而好
深湛之思清靜亡爲少嗜欲不汲汲於富貴不
戚戚於貧賤不脩廉隅以徼名當世家產不過
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
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顧嘗好辭
賦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

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爲式又恠屈原文過相
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
嘗不流涕也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
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書往往撫
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
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
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又是時趙
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豹尾
中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

動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卻處妃以微戒
齊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其三月將祭后
土上乃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行遊介山
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
荒迹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爲臨
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網還上河東賦以勸十二
月羽獵雄從作校獵賦以風明年上將大誇胡
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
斜東至弘農南馭漢中張羅罔罾罾捕熊羆豪

豬虎豹狢獲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
館以罔爲周法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
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不得收斂雄從至
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成文章故籍翰
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風哀帝時丁傳董
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
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
雄解之號曰解嘲雄以爲賦者將以風也必推
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

加也既乃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
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凌
雲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
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
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爲而大潭思深天參摹
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据極之七
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
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
卦也數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

律歷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云三方九州
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
九贊分爲三卷日一二三與泰初歷相應亦有
顛項之歷焉揅之以三筴開之以休咎緝之以
象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
義禮知無主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虛
生爲其泰曷漻而不可知故有首衝錯測攤瑩
數文捩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剝玄體離散其文
章句尚不存焉玄文多故不著觀之者難知學

之者難成客有難玄太深衆人之不好也雄解
之號曰解難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抵詆
訾聖人卽爲恠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
終破大道而或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
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趾不與聖人
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
之譏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

